

## 老院的梨树

马玉涛(曲阜)

“梨花院落溶溶月”，又到梨花初绽时，突然想起那棵老梨树和梨树下聊天的三个少年。

老梨树长在庆水三哥家的老院里。他家在我家东面偏北，我家西面隔着一条不宽的胡同就是国胜二叔家。国胜二叔与庆水三哥年龄相仿，当时分别在城里面上高中和中专，我比他们小七八岁。

母亲很羡慕村子里那些在外求学的学子们。母亲总是在他们从城里回家的每个周末督促我去找他们玩，她是明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的。长辈们平日里相处得很是和睦，我去他们家玩自然也不觉得勉强。

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村庄静谧而安详，大人们在街头巷尾摇着蒲扇乘凉。听罢刘兰芳的《杨家将》，我早早地来到庆水三哥家，他会给我读他学过的英语课文，印象最深的是渔夫与魔鬼的故事。当时听来一头雾水，但又崇拜万

分。过了不久，国胜二叔也来了，我们三个坐在那棵梨树下的木凳上，他们两个就开始侃侃而谈了。我是插不上嘴的，他们的话题于我而言太过生涩与高深。现在想来当时也无非是两个少年不着边际的书生意气、天马行空，但我所能感觉到的是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有时他们口中冒出的新词汇让我不明就里，便打断对话提问，他们也总是给我耐心讲解。

许多年后，对家乡、对儿时的感念，常常被我的思绪镀上一层忧伤但又温暖的底色，这与我年少时受到一些长辈与年长者的善待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个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农家子弟，很幸运自己经历了那个大时代的变迁，留下了关于古老乡土中国的记忆。

每当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月光下的老梨树、梨树下谈天论地的三个少年。虽然清贫至极，但对生活总是怀揣着希望与梦想。

## 春风拂过九龙山

冯庆水(曲阜)

惊蛰刚过，料峭的春风自洙泗之滨、沂河两岸漫来，拂过曲阜城南的九龙山。九峰连绵如长龙静卧，山风穿脊，松柏和声，掠过崖墓石壁与唐刻佛容，将两千年岁月，轻吟成一首泛黄的怀古诗篇。

九龙山地处曲阜、邹城之间，东西绵延五公里，山不雄奇，却钟灵毓秀，藏着华夏文明轴心的厚重。据清康熙《邹县地理志》载：“九龙山，县东北，距城二十里……山形起伏，其数凡九。”这里因西汉鲁王陵墓群闻名，依山开凿的山崖墓，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同类墓葬群。

沿陡峭山阶拾级而上，春风催醒草木，迎春缀满枝头，山雀在林间鸣唱。暖阳下，山峰愈发郁郁葱葱。公元前154年，西汉景帝之子刘馥徙封曲阜后，率子孙凿山为陵，四座王陵自东向西排开，墓道如斧劈而成，整齐精准，造就北方罕见奇观。墓道纵深，前室似朝堂，耳室藏谷肉，车马室列仪驾，岩间隐着排水系统，精巧如人间宫阙。塞石篆文，青苔暗生，玉衣残片、车马铜器深埋地下，静静诉说着西汉诸侯的威仪。

春风穿崖过壁，拂过唐代摩崖造像。天宝年间，匠人以刀为笔，刻就菩萨宝相，衣袂雍容，眉目祥和，盛唐气象凝于一石。金、

明时寺院重修，清代遭山洪摧毁，木构尽毁，现于山的西麓脚下建一龙山禅院，儒风沐骨，佛韵润心，孔孟仁礼与佛家慈悲，在一脉春风中温柔相融，尽显齐鲁文化的博大包容。

伫立山巅，凉风拂面，松柏呢喃。曲阜故城隐于远方，三孔古柏与九龙青峦遥遥相对。周公制礼、孔子传教、孟子养气，儒风早已渗入这片山石血脉。昔日鲁国礼乐昌盛，《鲁颂》传唱千古；而今王侯争霸的往事已成过眼云烟，宫殿楼阁化为瓦砾，唯有四座古墓静立山间，如沧桑老者，见证朝代更迭，沧海桑田。

一年一度春风至，山下的武家村屋舍俨然，街道整洁，村外平畴绿野，果园桃花盛开如锦似缎，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乡村讲堂里童声诵读《论语》，古村与圣韵相映。各地游人踏春而来，在春风里触摸历史厚度，感受乡村温情。汉墓藏史，唐刻留韵，儒风贯脉，岁月把厚重与温柔，藏进这一脉青山绿水田园间。

春风掠过九龙山，掠过汉唐遗迹，掠过邹鲁大地。这里没有喧嚣，只剩清风绕山，松柏不语，溪水含情。繁华终会散去，唯有精神如青山不老，如春风不负。在曲阜这片圣土上，文脉流长，万古长存。

## 皂角树

木兮(济宁高新区)

第一次触摸它粗糙的树干，淡薄的烟霭中，我的心一阵颤栗，仿佛蓬头的少年结识了新朋友，难以掩饰莫名的悸动和欢喜。日光澄明，斜斜地洒在它蓊郁的枝叶上。山风扑来，叶子将满树的阳光剪得支离破碎，皂角熟透了，一串串挂在枝头，风铃似的，敲着自然的节拍。

我从未如此怀念过一棵树，一棵皂角树。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与皂角树达成和解，它收敛起尖刺接纳了我们的顽劣，我们也将它镌刻进时光，向岁月托付未泯的童真和星星点点的惆怅。

2002年，我升入高中，不曾再去爬山，对皂角树的印象也越来越淡，最后至于忘却。不料这一别，竟有20年。它一直安安静静地站在原处，那个松柏常青的山脚，那个常有牧羊人歇息的荒地上。山间不再有狡黠的青烟，以及烟中散发的玉米香气，蝈蝈的歌声融进泉眼一样明澈的秋

阳。那年暑假，仿佛一道分水岭，我注定要远行，要在它的眺望中，奔向远方。

我告别了一棵树。去年农历十月初一，我回乡祭祖。祭完先祖，我去寻访了皂角树。它仍站在那里，像站在路的起点为人指点迷津。少年时在树身上刻下的名字已经斑驳难辨。刻痕并不深，很容易被时间掩埋，我们的名字，连带着当年的模样，在光阴里一一沉陷。我并没有去热情地拥抱它，只单单抚摸着它皴裂的树干，用力打捞旧日的欢笑。

手被划了一下，火辣辣地痛，便又忆起臂上的旧疤，遂挽起袖子寻摸，然而已无迹可寻，只单单有一点痛觉依稀尚存。人大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这也适用于一棵树，那么，在我沉潜在生活的激流中，向纵深掘进时，它是否也会将我“忘却”？是否也深信，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 微风拂过小李庄

李自创(邹城)

听着那来自微山湖畔  
三月的轻风，我轻轻地  
走进了你  
去寻觅那些，关于铁道游击队  
留下的一个个传奇

小李庄很小  
只有8000平方米  
30分钟能绕庄一圈，可我  
却用每分每秒提醒自己——  
你的心，一定要  
铭记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

庄口的茶炉上  
几把陶瓷壶安然端坐  
好像在回忆自己的过去  
那时，一把壶  
就能传递一个信息

芳林嫂家里的油灯依然亮着  
映照着墙上的福、禄、寿、喜  
屋外，放哨的凤儿  
还在风中伫立  
守望着背后的安宁  
也等着前方战友凯旋的消息

小李庄的屋子  
我未能一一瞻仰  
但庄门口那支沉默的老枪  
那盘歇了许久的石磨  
那口辘轳缠绕的老井  
都已载入我人生的影集

小李庄很小，又很大  
这里有平凡的烟火气  
这里更有革命者抗争的足迹  
这是英雄诞生的土地